

一夜风流

简嘉著



一夜风流

简 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夜风流

简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插页 28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7-5059-0961-4/I·691 定价：4.75元

内 容 提 要

某夜，部队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警卫班长正坐在电影场上对女放映员想入非非，上级命令他带人去抓凶犯……结局出人意外又令人叹息；某日，一个青年军官的桌上突然出现一座半裸体的维纳斯像，引起轩然大波，牵出了包括首长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情故事；另外还有连长和寡妇的长长短短，以及士官生的追求、欲望和苦闷。



作者像

作者小传

简嘉，男，1954年4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随父流放四川凉山，1970年参军，干过八二迫击炮手，警卫员、文书等工作，并当过短期马倌、猪倌、鸭倌、比较称职。1977年提为排职军官，其后缓慢但稳步前进，直至现在的副团职。1981年发表处女作《女炊事连长》，获该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分获“青春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1984年考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88年7月毕业。现为成都部队专业作家。

·目 录·

出 山	1
一日三餐	16
产院纪实	30
一夜风流	49
深 院	65
天外来风	73
迷 途	90
雾	102
被缚的维纳斯	122
夕 阳	139
使 命	150
红与绿	161
阵地上有一只狗	171
家庭琐事	182
阻 塞	195
群工干事	208
“士官生”	254

出 山

党委秘书通知：司令和政委要到军区去，请警卫班做好准备。

警卫班长立即命令警卫员谢国忠整装待命。谢国忠是个有两年军龄的老兵，办事干练，应变能力强，而且还具备军人特有的幽默感。

三天过去了，两位首长却迟迟不动身，似乎在等待什么。

直到第四天中午一点零十分，谢国忠才接到命令：马上出发，汽车是69号北京越野车。

谢国忠来到营门口没多久，那辆69号小车就开过来了，“吱”地一声停住。尤师傅——警卫班的人管他叫“尤老板”——慢腾腾地打开车门走下来，他站在车门口，脚跟向上一提，双臂伸直，举到头上，使劲从两边分下来，随着喉咙里挤出“咯”地一声，一个很棒的懒腰完成了。“这个老瘟鸡！”谢国忠冷眼觑着他。尤老板五十二了，是汽车班最老的职工，但只是个三级驾驶员。他长着一个鸡蛋形脑袋，头发理得很短，后脑勺的头皮呈青白色。鼻子又高又长，两眼距离很开，脸颊象是公鸡冠子一样红红的。他踢了几下前轮胎，围着车转了一

圈，然后身子靠在前轮挡泥板上，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背上，闭上眼，悠悠地养起神来……

“多好呀，多舒服呀，这暖烘烘的太阳！……我的首长哎，你们怕是享受不到这个啦，我全知道。这么急急忙忙的可不是去赶集……”

谢国忠蹑手蹑脚地走过去。

“你想干什么！”猛地，尤老板发出一声尖叫，“规矩点！”

谢国忠吓了一跳，停下脚，搭讪道：“尤老板，这回你亲自出马啊？”

尤老板哼了声。

“你老人家今天嗓子可不大对劲啊，”谢国忠凑上去，偏着头观察着他的神色，“吃了什么了？胃怎么样？今天要翻黄茅岭嘍！别打个隔，方向盘抖两下，我们不就两眼一翻，肚皮朝天了？！”

“难说。”尤老板半睁着眼哼哼着，“它要下去，鬼都挡不住。”

“哟嘴！”谢国忠叫起来，“说得轻巧！我可还没结婚哪！死了倒也罢了，活着缺胳膊断腿怎么找对象？把你女儿给我？”

“呸！好不要脸！”

“看不上我？我这个女婿可不好找哟！”谢国忠很开心，轻轻拍了拍尤老板的屁股，“小的今天拍拍岳父大人的马屁……”

尤老板猛地掐了他一爪子，谢国忠灵巧地闪开了，哈哈大笑起来。

“傻小子！”尤老板骂道，心里倒挺高兴。说实话，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人也机灵，就是油了点，警卫员嘛，都是这样。

“说正经的，”尤老板又把一条腿肚子放到另一只腿膝盖

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看着谢国忠，“你知道他们这次出山是去干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谢国忠无所谓地打着哈哈，“警卫员只管吃喝拉撒睡，操这份闲心！”

尤老板没说话，意味深长地笑了下。

谢国忠注意了：“干什么？他们去干什么？”

“干什么？”尤老板拉长声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他四下看看，压低声音，“这次是军区头头找他们谈话，调整领导班子，懂不懂？两个人起码要动一个，弄不好连窝端！嘿，这回可是来真家伙了！”

“真的？！”谢国忠心里格登了下，这个传闻他早听说了——分区两个主要领导闹矛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迟早会有个解决的办法，没想到竟是这样！他心里一阵难受，毕竟是警卫员嘛，跟首长混得很熟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啊？”他瞪着尤老板，“小孩子打架记仇是怎么着？”

“说来话长啦，”尤老板挖着鼻孔，“司令是属虎的，政委呢，属龙的。龙虎相斗，不能共事。因此……”

“你少扯淡吧！”谢国忠打断他的话，“总有个是非曲折吧？谁可能调走？司令？政委？”

“这个嘛……你希望是谁呢？”

“我？”谢国忠愣了，“我先问你哪！”

“我当然是……咳嗽！”尤老板忽然咳嗽了两声，不说话了。

首长院西门，走出了司令。他身材很高，但有些削瘦，左手端着一只绿玻璃丝套的瓷茶杯，面部神色冷峻，挺着腰，步伐轻快地走过来。司令走路很有特点，上半身几乎没动，象是从平静的潮里漂过来的一只帆船的桅杆。

与此同时，首长院东门，政委也出来了。他比司令稍胖一

些，气色也好一点。疏眉朗目，脸膛红润。他的帽子戴得有些靠后，扣在后脑勺上，帽沿呈四十五度角朝上翻着，如同卡秋莎火箭炮。右手拿着把宜兴紫砂壶，壶嘴还套了个白塑料帽儿。右胳膊前后甩得很带劲，步伐沉重，一步是一步，显得有力、自信。

谢国忠赶紧把车门打开，手臂压在车门上方等着。

尤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已钻进车里去了，两手扶着方向盘，一本正经地望着前面。

两位首长几乎同时到达车旁。

司令停住脚，看着政委的帽沿，说：“你坐前面吧。”

政委脚没停，绕到车那一边，打开后门，一抬腿，钻进去了。

司令弯腰探进头去：“你坐前面。”

“一样，一样。”政委坐着没动。

司令坐在前排椅子上。他拧开茶杯盖儿，很响地呷了口茶：“啧啧！”

政委慢慢抬起手臂，壶嘴插进口里，两腮猛一收缩，“呼”地嘍了一口。

谢国忠把车门关上，坐在政委旁边。他含义深长地看了看两位首长的神色，但什么也没看出来，都很平静。

“老尤，路上稳着点。”政委拍拍尤老板的肩膀。“麻痹不得。”

“放心。”尤老板揉揉鼻子。

“别误了火车。”司令说，“一百四十公里山路，抓紧点。该快还是要快。”

“放心。”

谢国忠贴近他耳朵：“老板，安全第一。我可真的还没结婚哟！”

尤老板斜着眼鼓了两下腮帮子，没说出话来。

车启动了。很快驶出营门。

镇上的景物一闪即过，过了石桥，汽车拐上了黄土公路。开始爬坡。

公路盘山而上。山上是胳膊粗细的云南松，这是前些年飞机播种的成绩，满山绿茸茸的。远处几座圆形的山包，在蓝天的衬映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暗绿色，中间颜色深一些，边缘模糊，很象是正在散发热气的馒头。松林里，不时钻出几个背着柴草的彝族老乡，见了汽车，挥着胳膊“啾啾”地叫了几声。谢国忠从窗户里伸出胳膊招了招。

拐过桤子口，公路上出现了一群羊。羊的前半身刚被剪了毛，显得很瘦，肋骨都看得清楚，但屁股上却留了许多毛，上面沾满了草芥和刺球，一颤一颤的，这么前小后大的形态，让人看了挺别扭：好象是一个人光着膀子却穿了条臃肿的棉裤衩一样。这些羊不怕汽车，互相挤着，在公路上慢慢走动。

尤老板按了几下喇叭。

羊群毫不理会，颤着肥大的屁股颠着碎步。

“真想宰了它！”司令盯着羊，打开杯盖，焦躁地喝了口茶。“小谢！又打瞌睡了？！”

谢国忠赶紧起身想下车轰羊，手却被政委拉住了。政委慢条斯理地对着壶嘴嘬了一口。

“哦——哧！”一个穿着羊皮坎肩脸色黧黑的彝族姑娘突然从公路边的草丛里钻了出来，她朝羊吆喝了几声，羊群分开了，沿着公路两边走着。汽车从中间缓缓地开过去。

谢国忠探出头想斥责一下这个牧羊女，应该懂点交通规则。可没等他开口，那姑娘突然跺了下脚，冲他大叫一声：

“嗨！”接着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谢国忠吓了一跳，没等他回过神，车已经开过去了。他只

好悻悻地缩回头。

“好厉害哟！”政委轻声笑了，“山里的丫头有特点哪！”

“是呀，”尤老板应着，“彝族姑娘，野着哩。小伙子一个人在路上走，她敢把他背跑了……”

“你见过？”司令问。

“嘿嘿，没有。”

“没有别瞎说。”

尤老板瞥了眼司令的脸色，不吭声了。

车驶上了黄茅岭。

司令端坐在椅子上。车速挺快，路面象一群黄色的野兔子迅疾地从身下溜过去。他紧锁着眉头，表情严峻，甚至还带着一丝痛苦。

“……这回见分晓了！这回见分晓了！好，早该这样，再拖下去底下就要乱套了！……见鬼呀，从哪儿蹦出这么个政委，调来没几年，折腾得你不得安生！这是个什么理论家！……多强的原则性！什么事都跟你拧着来。……我独断专行？笑话！进山二十三年，我就是这么干过来的，平心而论，干得并不坏……真丢脸啊，革命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和同级闹翻……他还有心思谈什么山里野丫头！这个胖家伙，根本不和你交心，摸不透他……有时真恨不得揍他一下……”

山下部队白色的营房越来越小了，四四方方，仿佛是小孩玩的积木。一条黄色的飘带环绕着它，这是喜喜河，金沙江的一条支流。

海拔越来越高，气候开始变冷。

路旁出现彝族村落，土墙木板顶的房子，房顶上压了不少

石块，大概是防止风把木板吹跑。几个彝族中年妇女裸着上半身盘腿坐在地上晒太阳，身旁是摊开的羊毛毡，两三个光身子的小孩在上面翻滚嬉戏。不远处的坡上，飘着几缕青烟，几个老乡在刚被火烧过的山坡上挖地。开垦出来的黄土和烧过的黑土掺杂在一起，东一片、西一片，象脑壳上长的癞子，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两只黑毛大狗突然从村寨里冲了出来，追逐汽车，一边凶狠叫着，一边齧着尖厉的牙齿，想咬汽车轮胎。

谢国忠伸出头去，逗着那狗：“嘘！嘘！”

“这家伙凶哩！”尤老板咕噜了句，加大了油门。狗被甩在后面了。

谢国忠扫兴地缩回头，看了眼政委，政委正闭目养神，一只手轻轻摩挲着紫砂壶……

“同志啊，看见了吧？人民现在还用这种原始的方法耕种，生活条件很糟啊！不愧吗？进山二十多年，是怎么搞的？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能太自负了。……你亲自抓的那两个先进民兵连，其实只有六十年代水平，拿起刺刀杀杀杀，却整天写报道，编材料，司令名字满天飞，党委呢？党委的位置在哪儿？不正常啊！……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夜郎自大，捧你的人多，是你一手提拔上来的嘛！……到了这一步也好，不信山里少了你就出不了马列主义了！……我是不走的，山区有什么可怕的？我看风景还不错哩！……”

披满白雪的瓦几山梁出现了。风大起来，松树逐渐稀少，枯黄的茅草稀稀拉拉摇晃着。天上一团团浓重的白云在飞快地追逐。太阳光线不时被这些白云遮住，使远处的山峦现出云的灰色暗影，这些暗影在山上平稳地移动，逐步吞噬着有阳光的地方，但很快，阳光又在它后面出现了。

“飞机落地！”尤老板忽然叫了声，用下巴点点左前面那座山峰。这座山象是平地伸出了一把利剑，剑锋把流动的白云劈为两半，山腰间灰白色的岩石和黑色的裂纹线清晰可见。

现在，公路右边是陡峭的山崖，左边是深壑，喜喜河在山下出现了，如一条细长的绳索。

“为什么叫‘飞机落地’？”谢国忠问，“真有架飞机在这里落下来了？”

没有人答话。

过了会儿，司令闷闷地说：“四八年，美国一个飞行员在这里失事，他跳伞了……”

“后来呢？”谢国忠来了兴趣。

“后来嘛，”司令凝视着前面，“他落下来之后，当地彝族人对他很好，蓝眼白肤高鼻子，又是从天而降，没准是天菩萨下凡吧。哈，于是呢，把他供养起来，每日米酒碗碗肉，求他显灵保护。后来呢，有一次打冤家，这个家族的人被打败了，他们才知道自己受了骗，于是就把气出在洋人头上，让他背柴种地当娃子去了。”

“这洋鬼子受得了吗？”谢国忠咧嘴笑了，“凉山当时是奴隶社会呀，当了娃子！再后来呢？死了？”

“没有。五一年民政工作队发现了此人，送他回美国去了。老凉山，都知道这事。”

“真有意思！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政委忽然接上了腔，“是英国人。”

隔了一会儿，司令说：“美国人援助国民党的飞机……”

“也有英国。”政委往后一靠，让后颈窝抵在靠椅背上。

司令哼了声：“我们打锦州时，满天都是美国飞机轰炸……”

“对、对，可48年在碾庄，我们打下了一架空投飞机，圣

玛丽亚号，英国货。”政委平静地说。

司令脸红了：“这才怪……”

汽车猛地转了个急弯，几个人身体随着汽车惯性晃过来又晃过去，谈话被打断了。

尤老板甩了下方向盘。

“为个大鼻子争吵个啥呀！摆老资格呗！谁没点资格？我开车快三十年了，也够资格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个三级驾驶员！……想起这个我就有气！你司令不止一次说我每年都要出点事故，什么思想不过关啦，技术不过硬啦，那你为什么还坐我的车！山区嘛，哪能不出点事？磕磕碰碰的是小意思，不死人就行了呗！再说，有些事你也防不住啊，象年初那次，过槎枫嘴，人家老乡开山放炮没设岗，一颗脸盆大的石头砸下来，不是我及时刹车，早玩完了。引擎盖给砸了个大坑。是啊，你受惊不小，我呢？脑袋也是肉长的，还训我！……调走吧，你调走吧，年底马上又要调整驾驶级了。政委留下来，我看他的心眼不坏……喏，你不高兴了，板着个脸……”

“……这才怪哩！英国人也出来了！好象他在山里蹲了五十年，什么都知道！到了这地步，他火力不减，就是因为是从军区下来的，上面熟人多？军区领导班子已经调整了嘛。……这次怎么个谈话法，我倒要看看……”

“……吃老本嘛，老本总有一天会被吃光的！怪不得调你几次出山你不愿意：天高皇帝远，我说的就是真理，这还了得？！……思想僵化，不注意新问题，什么时代了，还拿打锦州来论证现在的事，这成吗？去年那个飞行员还回来访问过，明明是英国佬。……本来这是件小事，严重的是听不得正确意见，老

虎屁股……不，不，我看他说‘飞机落地’是有所指的：‘从上面掉下来’——意思是指我从军区调下来：‘当成神’——初来对我还好；‘原来是人’——看我不怎么样了；‘受骗上当’——后悔和我共事了……好嘛，原来这样……”

车已接近顶峰，雾霭弥漫，视线不大好。路两旁是低矮的灌木丛，隐约可见半坡处一些焦枯的秃树干，恶狠狠地直插天空，这些树大概是被雷击毁的。再往前走，路旁又出现了一大片冷杉树，湿漉漉的黑色躯干，树枝上垂下来长长的水草般的青丝，象是披散的头发。

“小谢，你知道树上那是什么？”司令看着外面，“别看我进山这么多年，这玩艺儿还是不久前才搞清楚的，叫这个……”

“山挂面，洗碗能去油。”政委接口道。

司令把大衣往上扯扯，忽然大叫一声：“停车！”

前面，一只砂褐色的野鸡横穿公路，慌慌张张地钻进路边灌木丛里。

谢国忠赶紧掏出五四式手枪，跳下车，没等他看清野鸡在什么地方，手枪已被政委夺去了。政委大步走到路旁，抬手向下放了一枪——

“砰！”

“把它捡上来！”政委自信地说。

谢国忠探头朝下面看看，灌木丛里似乎有个东西动了下，接着，扑楞楞一只野鸡腾空而起！

“没打着！”谢国忠喊着，回头看政委，见他手中的枪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司令手里。司令左手叉腰，眯着眼看着野鸡从车上空飞过，待和他成了约三十五度角时，司令向空中甩了一枪，野鸡应声落地。

“小谢！”